

← (上接8版)

(8) 湖南省博物馆的高志喜、傅举有、吴铭生、陈建敏、李建毛先生和郑曙斌女士。

(9)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钧、张春龙先生、刘兰女士。

(10) 岳麓书院的陈松长先生。

(11) 上海博物馆的徐汝聪女士。

(12) 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予先生。

(13)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荣金先生。

(14)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先生。

(15) 已故雅礼中学的老校友王宗石老师。

(16) 侨居美国西雅图的吴柱存教授、傅云起女士。

(17) 法国远东学院的吕敏 (Marianne Bujard) 教授。

(18) 2000年10月2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联名写信给毕齐 (Milo Cleveland Beach) 博士的27位国际学者。

(19) 《汉唐阳光》的尚红科先生。

(20) 国家图书馆的曹菁菁女士。

(21) 北京大学《儒藏》

中心的孟繁之先生。

(22) 《华夏地理》的任超先生。

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本书将不可能面世。

楚帛书的研究，对我来说，是一部学术史，而且是我亲身参与的学术史。一是楚帛书的发现史，二是楚帛书的流传史，三是楚帛书的研究史。这里面有很多故事：长沙故事，上海故事，美国故事。我将用另一部书讲这个故事。

楚帛书是一批老材料，不像新材料，炙手可热。但老材料有老材料的味道，更能体现学者的创业维艰和百折不回。

回顾以往，有几个名字，将为人们铭记：

蔡季襄，是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、报道、研究帛书的人。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开端。

巴纳，第一次为帛书做科学检验（包括照相、测绘等）、文字复原（包括行款复原）和图像复原，则为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。

梅原末治，是第一个发现帛书表面还有反印文的人。林巳奈夫，则给它做了摹本。

李学勤，是第一个指出帛书十二月即《尔雅》十二月的人。他对帛书考释和思想探讨无疑有重大贡献。

陈梦家，拿古代时令书与帛书做系统比较，也很关键。他对《管子》之《幼(玄)官(宫)》和《幼(玄)官(宫)图》试做复原，对后人启示良多，也是重大贡献。

商承祚，是第一个指出“德匿”即“侧匿”的人。侧匿与日月赢缩和妖祥灾异有关，这对帛书甲篇（十二行者）的理解是重大突破。

严一萍和金祥恒，是最早考证帛书有伏羲、女娲的人，这对帛书神话人物的考证也是重大突破。

饶宗颐 and 曾宪通，也是对帛书考释和内容理解有重大贡献的学者。

这是一场时越六十余年，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大讨论。中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美国，都有学者参加讨论。

这六十年来，有多少人参加讨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本书附录的《参考书目》。我很感谢中外学者对帛书研究的贡献，无论发明，还是失误，都是我的参考。前者予人启发，后者留下警示，各有各的

用处。

我除综合考察帛书的一切，主要有两个心得，一是考证女娲，原文写成“女填”；二是释出“热气寒气”，指出帛书除以五木表五行，还以寒、热二气表阴阳。

这里没有“百战百胜”的将军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小人物有千虑一得，大人物有百密一疏。谁说大人物就不犯错误？照样会犯。大人物也会犯低级而幼稚的错误。错误就是错误，没什么高低贵贱。大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在错误面前也一样。人类的认识史就是这样。这才是学术史真相。
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是人都会犯错误。我是人，只是非常普通的普通人。我对帛书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，而是很多步都未必到位，总是留下遗憾。反复修改，不断完善，求的只是逼近真相。我是“老改犯”。我的文章都是反复修改，只要打开电脑，就会改。为什么要改，就是因为有很多错误。

电脑的好处是可以覆盖，不像画画，不能反复涂改。我

希望自己的研究，可以尽量覆盖以前的错误，为后人提供一点方便，让他们不再犯我犯过的错误。

探讨是一种过程，只有咽气蹬腿才是终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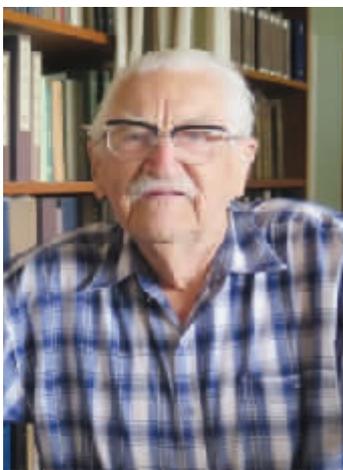
世上本无完人。完人只是完蛋的人。

注释

[1]“中国境内古外族之遗文”也是王国维说的“五大发现”之一，很多也写在简上。

[2] 当年，我读楚帛书是在考古所。我的稿子写成后，王世民先生曾让我帮他整理陈梦家先生的遗稿《战国楚帛书考》。我发现，陈先生先我，已经对《管子·幼(玄)官(宫)》和《幼(玄)官(宫)图》有所讨论。特别是他在一块片纸上画过一幅草图，跟我的想法很接近。此稿是1984年才发表。我的书是1985年才出版。出版时，我特意在“论著简目”节补充了这一条。但可惜的是，遗稿在《考古学报》发表，并没收入这个纸片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本文为李零《子弹库帛书》一书自序，标题为编者所拟)



这是一场时越六十余年，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大讨论。中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和美国，都有学者参加讨论。

楚帛书作为一批老材料，更能体现学者的创业维艰和百折不回。无论发明，还是失误，都可作参考。前者予人启发，后者留下警示，各有各的用处。

上排左起为：蔡季襄(1898—1979)、巴纳 (Noel Barnard, 1922—2016)、梅原末治(1893—1983)、陈梦家 (1911—1966)、商承祚(1902—1991)；

下排左起为：李学勤、饶宗颐。